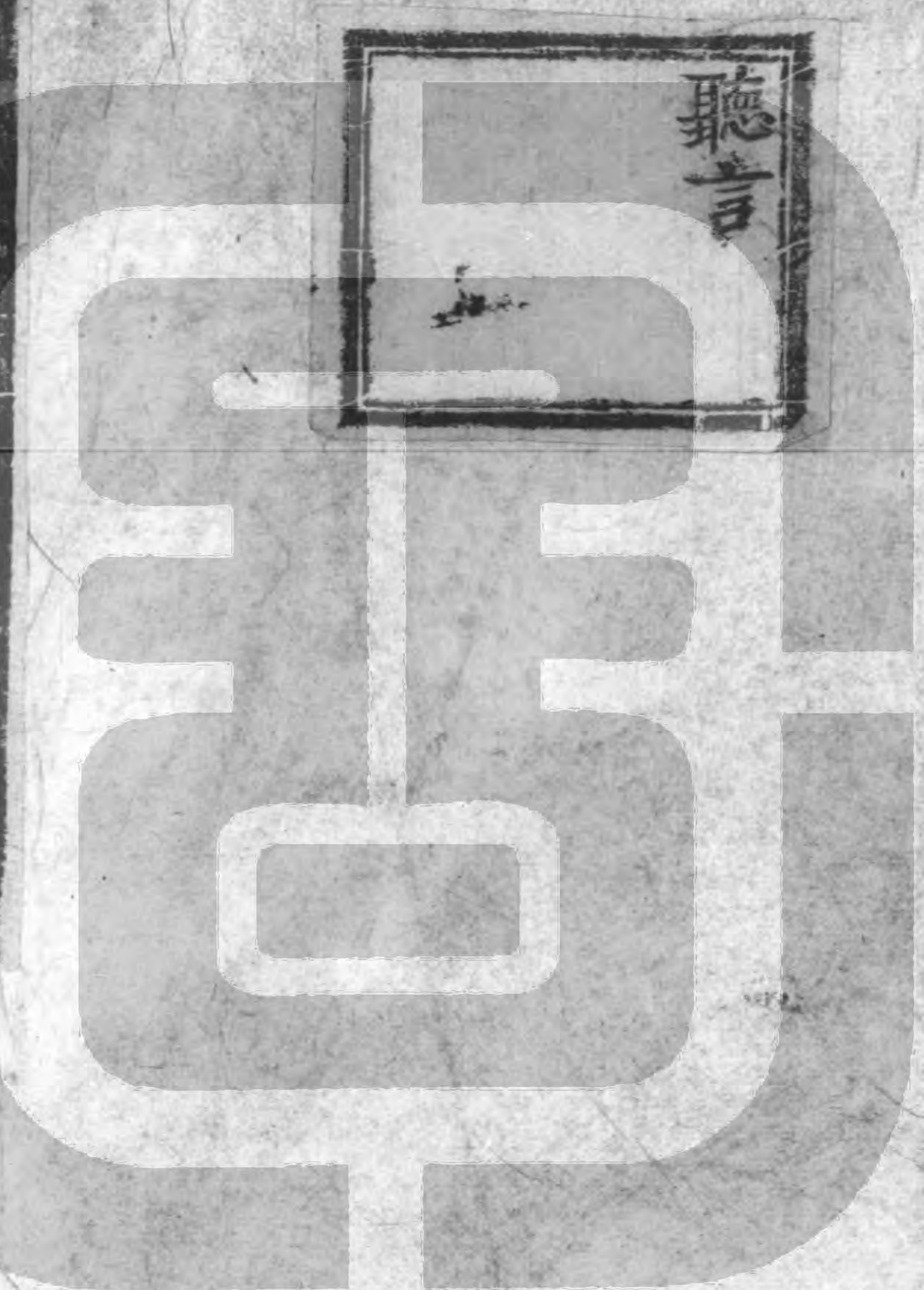


6244
89

聽言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一
之二百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

聽言

衛侯言計非是。群臣和者如出一口。時孔伋居衛。乃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伋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智。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於邊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三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簡教而問曰。若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

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幙。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在執鬼中。若執殤官。記曰。延然天死曰殤。殤官。殤之居也。執。凡百箴諫。善盡聞之矣。寧聞

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

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鄉士患之曰。王言以出。

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

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

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川。用汝作舟楫。若

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

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夜也。猶謂

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

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

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還軫諸侯。不敢淫佚。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

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甸。以屬諸侯。至于

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

同詩有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

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殺。雖不能用。吾慙寘之

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

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

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壽。食君

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

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

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遊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劍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閑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鬻谷血成於通途。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并之。萊不

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手。晉平公好樂。多具賦。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答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答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答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答犯

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謹咎犯伸其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婦之咎犯則伸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魏文侯時。師經鼓琴。文侯起儻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且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畚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而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

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秦孝文王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蕉請諫。王大怒。趨召鑊。欲烹之。蕉徐行至前。再拜而諫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手。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禁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皆瓦解無向秦者。臣切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

西漢景帝時。吳楚反。以誅晁錯為名。帝從袁盎請斬錯東市。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帝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

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宣帝神爵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坐上書不道。諫大夫鄭昌上言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甘露元年。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諫曰。宜從橋。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成帝鴻嘉元年。故南昌尉梅福上奏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以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薦。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璫者不可勝

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非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卑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難。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世。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倍。繆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者。天下雖喜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及天王。齊桓用其讐。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醴。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

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十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命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錢為飛。此何景也。漢

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隆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言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比干。龍逢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諫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帝意解。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

輯之以旌直臣。

成帝欲立趙婕妤為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諫大夫劉輔爭之。帝收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諫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親從下土。未可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恭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

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後漢章帝時。大將軍竇憲陷尚書僕射鄧壽以罪。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贖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臣被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贖公田。人情細過。可裁

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詔獄結。以罔上不道。太尉楊震上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省。司空張皓亦上奏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木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諍之源。非所以

昭德示後也。帝乃悟。騰得減死。

時連有災異。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赦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過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言事下獄。大鴻臚陳蕃上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魏明帝青龍二年。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且。陛下宜容之。

景初中。帝嘗問秘書監王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奏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諫

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畧。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杜稷存焉。

晉武帝太康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漢主劉聰謂陳元達曰。卿當畏朕。及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

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濟。桓納九

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

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擬不

世之量。能遠捐高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

聰既僭位。以劉娥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

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

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柁難猶

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

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念

闇主拒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

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柁。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各歸

於妾。拒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

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示。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臣無憂矣。

後魏孝明帝神龜中。沙汰郎官。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與棺諫。諍尚書令。過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三公郎辛雄上奏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謬謬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與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益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嘗可嗟惜。

隋文帝開皇初。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諫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聽。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置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

碩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欽容謝之。

唐高祖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可。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獵當順四時。不可妄

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知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滛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不技巧。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為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未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况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即詔曰。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庶諫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李綱為太子詹事。太子失德。屢諫不聽。綱遂乞骸骨。高祖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吏。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又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

太宗貞觀元年。尚書杜淹嘗白太宗。鄧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對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謹言。淹謝曰。臣位下。又願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頌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淹對曰。固嘗言。不見用。

帝曰。世充。復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

二年。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侍中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備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讓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慈遂罷。明日。詔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三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無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

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蔽其身。捐。舉兵向關。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一。得知也。故人君無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之。無狀。彥博奏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去。帝令彥博謂徵曰。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以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契。義皆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跡。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衰。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

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龍逢比干。面折廷諍。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異。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六年。太宗置酒丹霄樓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願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

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魏徵劾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三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况爭諫之。出言皆是觸忤。非陛下假之顏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群臣。慙溫。且曰。隋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歛也。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家不後一丁。不收一租。官人皆無髻。乃稱其意耳。事既訛謗。當須論罪。魏徵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訛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帝曰。朕初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四匹。

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夷來朝。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立言曰。朕今所行。以往前心為異。徵對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言。三年已後。見人諫悅。云後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而立息終不平。諒有難也。帝曰。於何事如此。徵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一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於隋資宴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肯。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

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但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為訛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訛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收獵。猶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收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四時蒐田。既是帝王常禮。今者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

准。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咀。侍中魏徵奏曰。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漢元帝嘗以耐祭高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帝大悅。

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帝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從而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對曰。陛下撥亂造化。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帝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承間從容而言。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斯誠古今未有。帝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太宗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諫舜禹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昔創奢淫。危亡

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也。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溥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太宗時。權貴嫉魏徵。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示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欲克己為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出。太宗又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先須令我安穩。今上封者。唯道九成。往來百姓辛苦。魏徵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安處多。

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有短長。此人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冤滯。又比一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龍鱗。所以每有諫者。終不合朕心。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懼。豈敢更言。又謂房玄齡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此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鑑形。美惡必見。且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以是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

不能受諫。安能諫人。玄齡曰。陛下之言是也。

太宗以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直明主。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之。然領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然。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社稷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未能暫忘。故詔卿等設宴為樂。仍賜帛有差。太常卿韋挺上章陳得失。太宗賜書曰。得所上書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若齊桓之難。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後。勃鞞為斬袂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豈非各吠其主。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未觀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用沃朕懷。一何可道。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諛佞之徒。背國之蠹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其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歲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

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天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何得不慎。無為後世所嗤。又曰。治國與養病無異。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衰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等。在御筆。既義

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治國之大害也。左右曰。陛下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長樂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奏曰。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帝稱善。乃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况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

太宗幸九成宮宴近臣。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往事息。臣見之若讎。不謂今日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然徵犯顏切諫。每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且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太宗大悅。賜錢十五萬。累封鄭國公。尋以疾請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尔耶。徵乃止。後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諫。安國利人。成我功業。為天下所稱者。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

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之。又嘗謂徵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據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諫。身戡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諫。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而用。及徵薨。太宗親臨。慟哭。自製碑文。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且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殞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以後。各悉乃誠。

若。有。是。非。直。言。無。隱。群。臣。皆。稱。善。

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勅。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以。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咸。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

誅。諍。者。豈。是。道。理。若。惟。著。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置。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須。執。言。毋。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珪。嘗。上。封。事。切。諫。太。宗。謂。曰。卿。所。論。朕。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祇。為。不。聞。已。過。或。聞。而。不。能。改。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謂。社。稷。之。不。安。乎。又。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珪。對。曰。臣。等。敢。不。奉。命。

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漢誅鼂錯。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廷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

稷傾危莫不由此。隋至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也。又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以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朕自平突厥破高麗以後。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耳。左右皆曰。誠如陛下之言。

太宗威儀嚴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若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

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利於人。必須直言規諫。又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庶知冤抑。欲聞規諫。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以讒人之罪罪之。又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懷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忠直。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及卒。太宗哭之甚慟。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世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右渠東顧。之中無復人矣。群臣皆曰。然。

玄宗初喜收還綱權。銳於決事。群臣畏伏。起居郎吳兢慮帝果而不
及精。乃上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
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
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
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
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顯生殺之權。
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上有
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
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
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諛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

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刑。偷合苟容。不復
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不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
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
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
其王子比干而滅于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
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
惟陛下深監于茲。堯隋煬帝驕於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
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
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遷。出為
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
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太宗皇

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燕辭拙躑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開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

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上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眾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訖以他

事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閣人表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凌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遍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哺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致。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眾怒。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為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

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臣某言。賊朱泚逋誅。尚允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雍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卷奏。道茲痛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付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

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
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蓋聖人之
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
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
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
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
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
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
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
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者人。
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流。乃得遠。遠則險。君得人之情。乃固矣。

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
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
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
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
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
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
史冊盡在。察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勗諫。
靡不固。速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
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
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悛。言能納諫
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于
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

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若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休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首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憲是莫聽。天命以傾。言逮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得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取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執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

明君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權。德德德遠。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致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內。著或講求典禮。

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太猷。宴安之懷。弱。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已從諫。專用舊老。擢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馬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

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成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史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談談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犬豕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較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彼宵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勅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慣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源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舞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尚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尚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踏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

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賢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享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誘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邇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贊又上奏曰。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諛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覽奏對論事者甚多。大都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抵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愚。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臣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感。莫盛

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愆。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受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

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虫豸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舞。則人偷。按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鬻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

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改過而遷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遷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

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弊。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無則跪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諸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漢。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齊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微。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尚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以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綱亂之武。有躬行一義之德。有理致太

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諫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術。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_以^此。則傳之實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謫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賢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

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而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長既善。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皇極。而以虧天下之理。子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是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竊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無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頌望。畏慄。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頌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

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
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後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濫暴。亦在乎兩情
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
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
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
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
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
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
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
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詞
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
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
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懸鏡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
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讐。與眾違
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
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亨。臣竊為陛下懷愧於前
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
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
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
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
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怒。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
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說。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
乎。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言。

不宣於上。則怨讎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
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導
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
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
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
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弄人而任己。謂欲可
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
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
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
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
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
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

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
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
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
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
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
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
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
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業。則報之以大利。不忌然。不避親。不挾毀。不
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
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
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誕。明我之能怒。諫

者之扇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
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
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
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
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
不疑言而必誠然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可以言人之成功
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
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
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享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
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
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
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

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
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
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贊又上奏曰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
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
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
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
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
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
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
臣今不敢冒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
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

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我。是以哲后與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圓。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散。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軌。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諍。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其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

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惡。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而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諂言。聽輿誦。對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對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諂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

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談談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

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匪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顛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

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

贊又上奏曰。右欽叔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姜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

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載錄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難執。務在朴志。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詞。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歛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非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蓋物理使無紕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

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之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之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喘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

聽言

唐憲宗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本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為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為關外官。揚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為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為果州刺史。裴均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為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為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為名。故黜為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傳知雜。臣伏以裴均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眾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

道行。故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以來。並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疎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况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已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均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嫉。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辨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我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

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為罪。此臣所以未輸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為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况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為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以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為第三等。自畿尉擢為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均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為取捨。雖有讎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

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三涯外甥。以其言直。合取。湜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已陳奏。不查群心。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往例與官。裴均等依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辜聖恩。實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六年。憲宗謂宰臣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見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如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用聖智。不任宰臣。奏請皆有疑慮。別結他

門私恩。信納事。傾宰府。公道不行。所以情不得上。達當時人情。頗亦思亂。帝曰。不可盡歸怨於德宗。朕以謂此事當時宰相之過。德宗深在九重。何由得盡知外事。政之可否。祇合是宰相執論。一度不得至再。二。再三不得直。至五六。道理既當。事實無私。自然上意須迴。詳思至當。豈有固守無理之事。苟違重臣所請。必不然也。朕有當時不見宰臣執論公事。至于再三者。卿等皆須勵志。不得順朕之錯。必須執奏。且至五六度。不得謂朕怒恠。便止不論。卿等當悉之。吉甫嘗言人位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帝曰。絳言是也。絳或久不諫。帝執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

元和甲。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之備位素餐。不行其職。

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游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善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已上入議軍國。大政必遣諫官一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司股肱耳目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是以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擁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且臣聞之。諫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缺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詰

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備護愚之巧言。而况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封。執一見。思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負。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關理道。又不當屏棄踈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實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積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乃上奏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

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踈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群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求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昧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霽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

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群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

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謬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緒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况陛下以上聖之姿。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者年。旌閭孝悌。脩廢學。建義倉。莫不由被殊私。覃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

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况於踈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群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為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群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承碩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敷。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存至獻

可替否者。曰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積者稟性篤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改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憲宗時。學士李絳浴堂論事畢。帝曰。近日間諫官諫事頗有不實。言事朋黨。多是誇讜。須遠貶三兩人。甚者以勵其餘。絳因對曰。陛下此

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心。且自古聖王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歷代帝王置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吏。木鐸徇路。以采風謠之詞。商旅諺市。以詳得失之政。故成湯聖德格于皇天。而稱改過不悛。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二過。則知雖至聖賢不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順非。若無諫諍。何以知過。故書云。汝無面從。又曰。從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削平天下。奄宅萬國。而懼臣下不諫。誘之使言。至於李亮孫伏伽之儔。皆以上疏諫事。並蒙褒獎。魏徵王珪事大小。皆獻直言。諫諍切直。用裨聖德。故太宗振英聲於萬古。王魏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洎我太宗。空諫路以自墮蔽。不聞其過。唯失道之君。惡聞已過。夏桀放紂。周幽秦皇。以拒諫諍飾非。反道敗德。直言者謂之誹謗。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士養跡。故不知已

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招諫使言。聞過輒改。易覆車之轍。啓忠臣之心。則當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戎人漢祖。安得有驪山軼道之師。且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於女主。今黜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微臣竊為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將有上諫。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遠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啓忤意之言。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溫言容納。獎勵勸道。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盡節之臣。竭忠之士。顧食君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有其過。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使

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光明。大化宣暢。今黜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禍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款。帝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諫諍之益也。

絳又於浴堂北廊奏對。指切時弊。有忤上旨。及論中官縱橫。方鎮進獻事。宣上怒甚。頭面俱赤。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奏論不已。曰。所奏陳事理。豈臣身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旁忤偉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承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感福太盛。虜損聖明。故不敢不言也。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為福也。上見絳誠切不回。怒色却散。乃慰諭曰。卿盡節竭誠於國。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朕聞所不聞。知所不知。真忠正誠節之臣也。疾風知勁草。卿之謂矣。

憲宗嘗召學士於三殿對奏論政事。拾遺白居易言事抗直曰。陛下錯。帝色莊而罷。乃謂李絳曰。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因諫曰。臣聞主聖臣直。宥過莫大。自陛下開納諫諍。容受直言。小臣然後敢極論得失。從而怒之。則是緘其口。若徒順陛下。則安敢發言論。况居易所言。志在裨益。言雖太直。事涉不私。伏恐衆議以為陛下惡聞直諫。斥出正人。非所以發揚聖德。納諫諍也。帝悅曰。依卿所奏。遂待之如初。

穆宗時。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文宗泰和七年。帝從容謂宰相曰。殷侗經術頗似鄭覃。李宗閔對曰。覃侗經術甚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侗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

武宗嘗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其誰敢欺。上善之。

後漢隱帝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給事中陶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叙對。且異昌言。徒泯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群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闕聞奏。從之。

宋真宗景德三年。直集賢院任隨乞以賞罰責諫。臣舉職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治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人莫智於聖人。資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諫也者。蓋所以達下情而求治。致

君道於無窮。故為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之列。陛下祇嗣丕圖。秉持金鑑。可封之俗。既阜成矣。無疆之化。亦馴致矣。尚聞焦勞庶政。待旦以視朝。歷覽羣書。乙夜而忘寐。仍下賢良之詔。苟求亮直之臣。惟稽古之聖心。軼前代之令典。雖求諫之路。已見於洞達。而掌諫之臣。未聞乎舉職。命諫議大夫司諫。正言數負。但充位尸祿而已。是致堯鼓之設。寂寥而無聲。杜解縱陳。謬譎而無効。箱篋謾藏於陳紙。摺紳競寢於正辭。罕遵及雷之風。莫覩引裾之直。願陛下擇賢士。黜具臣。垂賞罰之文。示懲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負數。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咎。咸其或獻替推誠。彌縫勵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抗章不避於天誅。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則請行甄擢。以勵衆焉。其或尸利無慙。彌違有闕。務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諛。不啓心而沃心。罔危言而危行。降黜以勵衆焉。夫如是。則賢

者勸。情者激。庸者奮。懦者立。俾朝廷之士。咸願竭忠而報國矣。

四年。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宣行。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咸服官職。並勤夙夜。固傾輸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為常。馳競相緣。免而無耻。或攸司之曠廢。或言事之詐欺。宜頒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僚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故當無隱。儻思盡瘁。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公體。蓋有愛憎是徇。善惡多誣。但欲潛惑於聽聰。不願顯行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今後所上章疏。並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樞密。朕即臨時相度。自餘並付

所司依理施行。通判李邈上奏曰。臣伏觀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更乞留中。正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省決章疏。不得留于禁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為敕文所束。帝王必不盡知天下之事。若升殿論奏。不問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懇。苟機密之事不可示外者。豈得頒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獎納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章處厚路。隋甚有諫疏。言極忠益。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以款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審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詔若行。恐非允當。願命追寢。以開言路。

仁宗天聖元年。右正言劉隨上奏曰。臣聞諫臣之廢置。驗其隆替。言路之開塞。繫乎安危。何則。君為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耳目也。有人廢耳目而得聰明者。未之有也。故書稱明目達聰。以防二蔽也。是

以古之天子。必置諫臣七人。成湯至聖。有好問則裕之言。漢祖至明。有從諫如流之美。臣聞以古為鑑。可以知興亡。不敢遠稽前典。且以近代言之。唐太宗何如主也。十八起義師。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鑑情偽之理。明治亂之由。聖文神武。高於三代。然猶每與大臣會議政事。必令諫官憲臣史官預聞之。苟詔令不便。大臣不直。刑賞不當。邪正未分。則諫官得諍之。憲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是以上下無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風。可謂至矣。及高宗御圖。永徽已後。忠良獲罪。姦邪恣行。諫諍之風。于時掃地。中睿之世。固不足云。以至動干戈於禁掖。危社稷於綴旒。明皇繼承。盡革前弊。虛心納諫。朝聞夕行。開元之間。可謂至治。太平既久。漸踈逆耳之言。姦臣用事。無復苦口之藥。聽林甫之佞。而宰相仙客。不察子諒之忠。致祿山之亂。而越在草莽。方憶九齡之語。故曰。諫臣之廢置。驗其隆替。言路之開塞。繫乎

安危。厥後五代相仍。亂離滋甚。太祖皇帝乘時啓運。拯蒼生靈。太宗皇帝文德懷柔。混一區夏。真宗皇帝紹二聖之丕祚。得萬國之歡心。夷夏大同。草木咸若。而猶廣開言路。躬自采納。縱有觸忤。無不優容。悲予劔之上僊。傳龜鼎於繼聖。而賊臣丁謂。包藏私志。孤負國恩。謂天高而可欺。謂地厚而可罔。觀其用意。鬼瞰何逃。當先朝不豫之始。使諫官絕班。於冢宰擅權之時。致無人論奏。皇天眷命。聖人道存。特出宸衷。逐其元惡。三人之用。天下咸寧。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也。乃詢遠御之策。持建不枝之基。雖股肱宣力。致六合以為家。而耳目未布。慮一物之失所。爰稽前事。復致諫官。臣最慮庸愚。獲預揀選。凡闕理體。敢不盡心。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議。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損益。合具奏陳。誘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然諫臣未必盡賢。言事未必盡善。用捨之際。在聖君裁之而已。臣又聞天下之治亂。由時政之公私也。至公則天下合而治。至私則天下離而亂。且夫至公則正。正則綱條舉。綱條舉則公卿大夫各當其任。而州郡承風。夷狄嚮化矣。使天下之勢。如身臂之使指。欲其不治。其可得乎。且夫至私則濫。濫則綱條不舉。綱條不舉。則公卿大夫不當其任。而郡縣失守。夷狄不信矣。使天下之勢。如理絲而棼之。欲其不亂。其可得乎。至公者何用正人也。其徒常少而易為搖動。至私者何用姦人也。其徒常多而動相交結。自古姦佞似忠。亦不好亂。其道乖殊。所以召亂也。用捨之際。豈容易哉。臣又聞國之大患。在於不

安危。厥後五代相仍。亂離滋甚。太祖皇帝乘時啓運。拯蒼生靈。太宗皇帝文德懷柔。混一區夏。真宗皇帝紹二聖之丕祚。得萬國之歡心。夷夏大同。草木咸若。而猶廣開言路。躬自采納。縱有觸忤。無不優容。悲予劔之上僊。傳龜鼎於繼聖。而賊臣丁謂。包藏私志。孤負國恩。謂天高而可欺。謂地厚而可罔。觀其用意。鬼瞰何逃。當先朝不豫之始。使諫官絕班。於冢宰擅權之時。致無人論奏。皇天眷命。聖人道存。特出宸衷。逐其元惡。三人之用。天下咸寧。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也。乃詢遠御之策。持建不枝之基。雖股肱宣力。致六合以為家。而耳目未布。慮一物之失所。爰稽前事。復致諫官。臣最慮庸愚。獲預揀選。凡闕理體。敢不盡心。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議。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損益。合具奏陳。誘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然諫臣未必盡賢。言事未必盡善。用捨之際。在聖君裁之而已。臣又聞天下之治亂。由時政之公私也。至公則天下合而治。至私則天下離而亂。且夫至公則正。正則綱條舉。綱條舉則公卿大夫各當其任。而州郡承風。夷狄嚮化矣。使天下之勢。如身臂之使指。欲其不治。其可得乎。且夫至私則濫。濫則綱條不舉。綱條不舉。則公卿大夫不當其任。而郡縣失守。夷狄不信矣。使天下之勢。如理絲而棼之。欲其不亂。其可得乎。至公者何用正人也。其徒常少而易為搖動。至私者何用姦人也。其徒常多而動相交結。自古姦佞似忠。亦不好亂。其道乖殊。所以召亂也。用捨之際。豈容易哉。臣又聞國之大患。在於不

得聞諫。且王者操生殺之柄。有雷霆之威。虛心延納。猶恐失之。其或拒之。孰敢抵罪。是大臣頽位而不肯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上下偷安。苟容竊位。自古危亡。常由此也。且王者有甚愛之事。有甚惡之人。將行之。將用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有甚惡之事。有甚惡之人。將廢之。將罪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此致治之本也。若以甚愛不顧物議而行之。大臣唯唯而不言。小臣默默而不論。則物議喧騰。天下疑懼。紀綱漸壞。乃危亡之道。故曰。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是國家舉一事。發一令。必自股肱大臣僉謀協同而後行之。萬一不可。則諫臣諍之於前。御史糾之於後。欲其敗事。其可得乎。今皇太后陛下聖智高遠。以至公治天下。皇帝陛下聰明睿哲。以至德臨域中。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蠻夷戎狄。無不率化。綱條整肅。天下乂安。可謂治矣。然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蓋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既治且

安而制之以公。危亂之勢不得生矣。唐憲宗嘗問侍臣。時之所切。侍臣對以納諫為切。憲宗行之。大復土宇。臣亦謂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靜而已。臣受命已來。思有所補。雖名侍從之列。其實踈遠之官。夫以踈遠之官。當諫諍之職。進難言之事。有觸鱗之虞。孔子曰。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今諫臣既置矣。言路既開矣。伏望思安危之大計。念踈遠之難言。使臣子得盡忠義之心。九重得聞小大之事。則天下幸甚。

八年。隨又上奏曰。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亦易。以踈遠而指責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踈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知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

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獲讜直。遂下此詔。增置諫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御史二人。劉平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御史二人。曹修古其間道輔。穎秀已在清途。修古稱職。亦為外任。王頊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况朕親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某等事。舉朝官負誦其言語。羣邪側目。增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

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祕密。垂簾之日。屏之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下幸甚。

景祐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乞免上封事。人罪疏曰。臣聞主聖臣忠。朝有直言之士。下情上達。外揚進善之旌。前王思廣於聰明。庶政莫能於壅塞。尚慮諫臣。願祿竊位。懷安故於觀闕之前。專設風函之制。言之無罪。誠不聞於卑微。末者可追。庶獲聞於讜議。時加激賞。猶避深譏。或致嚴科。實為止善。今竊見上封事人李安世。緣因狂悖。妄進瞽言。不識朝廷之儀。惟撫市井之事。毀欺日月。干犯雷霆。死有餘辜。身不容責。兼聞下吏。審問支辭。致詰飛聲。推窮敗類。然極索姦之

理。或傷招諫之仁。雖曰狂愚。猶勝諂佞。况自道輔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致對已來。凡在搢紳。盡思緘默。又慮千里之外。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上犯顏。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豈有至聖猶忌危言。自遠流傳為議非美。覆巢之卵。其類惡傷。彈雀以珠。所惜者大。伏望皇帝陛下。俯回造化。貸以寬恩。特免竄投。以勵全節。使彼偷安之士。永懷內愧之心。况臣與其人。素匪交親。未嘗識面。縱干大典。絕不相因。惟恐史官直書於違復。可嗟言路重設於艱危。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康定元年孫沔為右正言。又乞行諫臣之言。疏曰。臣竊以諫諍之臣。畏避是耻。知無不言。始為稱職。大則庭議。小則上封。不顧忌諱。以廣聰明。有唐則名列中省。班隨宰臣。庶於萬機之際。或伸一得之慮。今給事不專封駁。舍人惟行詔誥。至於遺補。分為虛秩。政事不得聞。乘輿不得從。其或命令出入。無以究論。訪問陰求。頗同姦伺。得自傳聞。

十無二三。再窮端實。已復後時。先事則有輕發之機。遇事則曰已行之命。徒盡貢於封章。實委煩於省覽。閱略之務。或見頒行。要切體宜。罕聞報可。是使臣僚之內。但作疵瑕。政教之中。莫資補益。臣自叨承乏已及五旬。雖少陳於淺識。終莫副於虛懷。稍形詆刺。遂復遲留。至微尚有所難。設若論朋黨於中外。擊姦邪於左右。議公卿之非據。指官寺之作威。則將何如哉。臣若循默自容。是辜君賜。臣若忤觸受戾。又貽親憂。方寸交戰。啓處不惶。俛首懷慙。趨走朝末。所以知守道之難。而為義不易也。伏望陛下。明發無私。斷在不疑。凡有利於國。有補於時。在陛下思而必行之。况今政綱未甚舉。邊方未甚寧。災變未甚息。人民未甚康。尚仍舊貫。一切示暇。此非臣所能知也。若陛下擇善執中。雷動風行。則事有大於此者。將以助一日二日之機。矣。臣本非博古。妄進狂言。上犯威顏。甘俟竄逐。

景祐三年。集賢校理余靖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疏曰。臣聞位疎而言深者罪也。知淺而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死無所恨。伏聞今月十九日。以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落職。守本官。差知饒州者。臣竊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憫。觀其臨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起自貶所。召居顧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蓋喜陛下然善思治。招來忠諫。真聖帝哲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駭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逐之太速乎。然則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含恕。重加譴謫。臣深為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諤諤以昌。不聞誹謗為罪。况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

合典禮。尚加優獎。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徇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長短。縱令謀論踈淺。褒貶過當。未必盡合聖慮。此則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廷。毀平津之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麓踈。漢帝吳王。熟聞此議。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未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區區。不避誅放。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者。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玷累威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親政已來。三逐言事者矣。習以為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史冊。虧玷太平之政。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聰。在此舉矣。不可不謹。故臣

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讒言為念。以漢批直諫為謀。常以壅塞而是憂。不以誹謗而加罪。追改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

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而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不合漏泄。指揮其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眾助。豈可聾聵群聽。杜塞人口。况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擾。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慮聞事不的。况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

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

嘉祐元年。脩為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以為不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風。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又苟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頃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遠陛下賞諫

之心。臣以為欲救其失。唯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有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美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六年。脩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年歲。凡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

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顛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升之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八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

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真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書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覩。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之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容納直言。於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

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逐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唯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用。今三人者。又以言振。臣罷。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

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於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以義爭議。終終得罪。牽頌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我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以與絳為朋黨。及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慶曆三年。館閣校正蔡襄言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僉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外。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脩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之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

豈可廢乎。惜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亦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必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入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異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

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首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搆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四年。右正言錢明逸。乞上殿三班外。亦聽諫。臣求對狀曰。臣伏見閣門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緣三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外。只有審刑院。或大兩省班次。即其餘。並皆隔下。且諫臣職在諫諍。大抵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稍稽頃刻。則事涉已行。隨而更張。國體非便。欲乞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亦聽上殿敷奏。

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文彥博。乞繼上奏封紉。陳事理疏曰。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臣。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

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
 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
 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
 以報恩遇。而况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
 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
 禪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
 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餐尸祿。巖巖小
 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
 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眾者。任
 以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慧。處事公平
 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

也。况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
 臣每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惟誠納諫為至德。臣
 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愧於
 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
 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書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
 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遠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
 切聞貞觀開元之際。宰相論事。或多上言。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
 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
 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封緘。陳理道。上禪睿聖。訪納之勤。
 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
 特賜詳覽。

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彥遠論臺諫風聞言事疏曰。臣伏觀天禧元年

二月內增置諫官御史。敕節文云。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指置行。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寃監未伸。並仰諫官論奏。憲臣彈舉。每月須一負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恭以真宗皇帝之時。九穀順成。三邊寧肅。符瑞填委。刑罰幾措。尚或詢求闕政。虛心聽納。孜孜之心。久而益厲。三十年間。斯制不易。陛下纂紹丕圖。虛心聽納。寬容盡下。言路大開。未嘗一日少怠。高出前古遠矣。天下方歌之舞之。非假臣一二之陳。而昨降勅命。諫官御史不許風聞言人過失。雖言而令中書樞密院不得施行。誠敦厚風俗。誠約苛細。似與先帝敕意相遠。先帝敕許論奏。官曹涉私。寃濫未伸。是二者皆有司臣下之過也。今皆不許風聞言之。是涉私寃濫之疏。無由上露。今敕意謂過失自有入論。訴及官司覺察。其有恃怙威權。結朋黨者。人尚畏之。豈

敢訴也。本末之間。事未為允。且諫官御史。是陛下耳目。譬如人之一身。耳目聰明。則聞見日博。鉅細洞察。至於行止措置。內斷於心。豈可因耳目所見而必行。苟自壅塞耳目。則門庭之內。或有不聞。披於國家。茲體尤大。臣所以聞新敕之下。久未上言者。慮人情便之。而今聞正士憤激。謂起蒙蔽之端。小人踴躍。自得保全之計。內外遠近。公議頗同。伏望聖慈。體先帝元置諫官御史本意。依天禧敕文內事節。並許准故事。風聞奏論。彈舉。所貴天聽及。準人情上達。

二年。知太常禮院司馬光論張堯佐狀曰。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讓。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先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事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閣請對。陛下却而不納。中外之人。莫不駭

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善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熟。敗其愛之。非不動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推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水着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應蔽陽明。上下否塞。凝感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

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柰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外廷之感。闕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我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之者。殆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為末減。以慰能強變之我。願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

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雷安可以力授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聞聖主悅至言。好崇諫。所以廣治道。防一切之未然也。臣以螻蟻。竊觀陛下特稟上獻之德。能聽大度之言。數賞諫臣。以擢臺職。推誠含垢。美盡君人之量。堯舜之用心也。近日聞臺官言事。事涉後宮之親。出於風聞。有旨詰責。臣愚以謂諫官御史。朝廷紀綱所寄。雖有過繆。可且優容。昔漢文賢主也。衣盜直臣也。帝所幸慎夫人。盜掌諫諍。言涉不遜。初雖怒。終不加罪。後慎夫人聞之。復賜盜金五百斤。慎夫人所以能保榮寵者。以能賞衣盜之直言也。漢元帝馮野王。昭儀之兄也。德行高妙。推為第一。時御史大夫缺。公卿多薦野王為之。帝曰。吾若用野王為之。天下必以我私後宮之親。昔德宗謂李絳比諫官論奏不實。欲黜其元。絳曰。此非

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焚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干不測之禍。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直士杜口。非社稷福。臣願陛下鑒觀前史。開納至言。臣不勝區區之情。

直集賢院劉敞上奏曰。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授春州別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危。將不坐全。改授莫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莫盛於知過。仁莫大於好生。名莫榮於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於戾。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為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為戒。及聞徙還莫州。人人懽忻。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勝幸甚。臣聞伊尹戒高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

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所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於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寬全不誅矣。若復闊略其罪。優游其身。使得省過追咎。復齒朝列。於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盛德無疆。臣不勝犬馬之心。

至和元年。故又論不當排言者。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得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意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怒。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警動朝望。今

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恩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皆為不忠。陷於刑誅。况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為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為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遂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然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御史馬遵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蓋左右前後承弼之任。故傳曰。公卿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通議之。故平津侯不肯

面折廷爭。汲黯數之。且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命從諛。承意。陷
主於不義乎。唐太宗與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故
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嘗憇間事。難言。從
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
事而不可得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此密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
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
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况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汙。下而不
返手。以此見言責之難為也。且為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諫。不如諷諫。
若無益事實。何取空名。豈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陛下容覆如天地。
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效。然猶並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
禹湯之用心也。其如善諫者。言不從。則言不效。而謂之輕發。後

不可移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宸衷。人必不敢動
搖。若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將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恐
非廟社之福也。且諫諍者。非衮職之闕。時政之失。不應有所激發。上
則拂戾聖意。下則違忤輔臣。以至被糾劾者。皆為仇敵。豈不知害干
身。凶于家。所利者國家。所守者職分爾。而又近年朝廷無懲勸之意。
諛佞者傾附權勢。畏避者喑嘿自容。坐累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
孰為利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
益之大弊也。臣竊謂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求
治之功。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爾。臣既未得其去。敢不以言責自
任。伏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
明。言事之官。宜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有裨於朝政。太平
之基。不難成矣。矯先帝之為。更宜沉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更張何

疑不然。臣未知職事之所守。終不安其分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

程